龜峯集 五

禮註說 下

附錄

雲谷集 附

Carpentier

龜峯先生集卷之九

家禮註說三

祭禮

祭禮

記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註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朱子曰古人誠實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姑爲是言以設教也○朱子曰自吊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又曰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要聚得他○問旣曰往

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朱子曰所謂來格亦略有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盖謂此也○孔子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問洋洋如在朱子曰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記曰孝子之祭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註曰進退之間如親聆父母之命若有使之者○問鬼神之義來敎云只思上祭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人物生生變化無

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
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
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
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
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皆具於我
而未嘗亡也是其魂陞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
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無復間斷
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
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覩者
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

集自家精神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旣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朱子曰所謂鬼神之說甚精密○子思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延平李氏曰於承祭祀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問旁親及子是一氣至於祭妻及外親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朱子曰盖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記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註五禮吉凶軍賓嘉○記曰祭者敎之本也○又曰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

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尚書大傳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缺 祭○孔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去聲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竦然是悽愴○問天地山

川有箇物事其神可致人死氣散如何致之朱子
曰只是一氣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
其所自来盖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
是此氣○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
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
纔感必應○曲禮祭事不言凶註祭吉事也吉凶
不相干○易之萃曰王假㛹白有廟朱子曰廟所
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可以至于
廟而承祖考也○程子曰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
志之道莫過於宗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

禮以成其德耳○又易曰萃不以正其能享乎○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北溪陳氏曰今人於祭自己祖宗却都鹵莽外面祀他鬼神必極誠敬不知他鬼神於己何相干涉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問祖先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先不曉却如何朱子曰公曉得祖先便曉得○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爲能饗焉註曰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朱子曰祭祀之感格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

子孫之求也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程子曰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朱子曰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豊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按]家家事神宜厚於奉生亦不必拘此品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薦其常事○記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註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也○孔子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朱子曰祭用生者之祿〔按〕以士之祿大夫之
祿既得豐殺于祭則貧富亦然不必拘一例也○
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程子曰損者損浮
末而就本實也享祀之禮誠敬爲本飾過其誠則
爲僞矣故云二簋之約可用享祭享祭誠爲本也
○記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按〕物與誠交盡然後
可以爲祭○記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
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註曰比時及時
也虛中心無雜念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
之禴祭實受其福註殺牛盛祭也禴祭薄祭也○

經傳曰庶子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終事而後敢私祭賢猶善也疏曰大宗小宗皆然○王制曰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註暴言不齊整也浩泛濫之義按禮有定制亦不可加損也

四時祭

孔子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記曰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註曰禮時爲大○公羊子曰士不及玆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註四者四時之祭也

何休小註下三條同

漢書何休字卲公研精六經

特豚

士婚禮註特猶一也

春薦韭止以鴈

王制本註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皆陰類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庶羞不踰牲

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註

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按)今看本文

與高氏所引義稍異

諏此歲事 大註下二條同

諏聚謀也

適其祖考

適意所必從曰適 皆出韻會

来月某日 止 事于祖考

(按)禰祭稱改祖考妣爲考妣則今於考下落妣字

孟詵 小註下同

孟詵唐鑑登進士致仕所在春秋給羊酒

二至二分

問時祭用清明之類或是忌日則如之何朱子曰却不思量到此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按〕朱子之言又如此 二分二至定不可爲式也

齋戒

記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齋者也○記曰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又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

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記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記曰齊者不樂不吊註曰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

不得茹葷 大註

葷荀子註葱薤也○爾雅翼云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

齋之日思其居處 小註下六條同

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用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

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按〕程子之說高而無下手處恐或未穩

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按〕皆降殺以兩○朱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朱子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親盡則遞遷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

祭法大夫三廟無高祖廟○祭法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王及諸侯月祭之）大夫立三廟（享嘗乃止）儀禮經傳傳曰周日祭註曰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漢亦然○朱子曰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宗亦曰世室）〔按〕朱子欲以僖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故以太祖太宗爲世室無常數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宗無數也（語意出朱子大全）○朱子又以高宗中興故亦欲爲世室而不遷之○朱子曰周制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

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其數
不同劉歆說較是

月祭享嘗之別

經傳經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
大夫舍月庶人舍時註三日祭於祖考月享於曾
祖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出國語

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註
大事謂祫祭也不敢私自舉行省於其君而君賜

之乃得行焉而其祫也上及高祖干者自下干上
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

二主

(按)乃下文影與祀板也

支子所得自主之祭

(按)支子自主之祭乃繼禰繼祖等小宗也即祠堂
章所謂祭之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者也

或以物助之

程子曰支子雖不祭齋戒致誠與主祭者不異可
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

省牲

儀禮經傳曰牲孕祭帝不用(按)不但祭帝凡祭皆宜不用

具饌

(按)四時具饌泛言魚肉而雖無用生明文朱子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生氣爲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也司馬公祭儀亦用生家禮始祖亦用生宜用生無疑矣

饅頭 大註下二條同

韻會饅頭餅也

饋食饅頭餠也

饅頭大註下二條同

亦用生豆用生無疑矣

續叢鑑皆以意也司馬公祭儀亦用生家饌而始祖

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以報生合氣爲靈古人蓋

(按)四時具饌次言魚肉而獨無用生一段文字子曰

具饌

宜不用

儀禮經傳曰進今祭帝不用(按)不曰不祭帝几祭皆

侑食

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
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
問鄉土所有
內則腥魚細切為膾大切為軒
膾軒小註下同
韓詩注以肉貫串中炙之限韻會作串
一串
記註稻餅也以米擣之為糍以豆為粉出內則
淡作饌周禮籩人糗餌粉餈註方言餌謂之糕餈
糍

糕

或作餻周禮籩人糗餌粉餈註方言餌謂之餻餈

記註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為粉出內則

一串

韓詩如以肉貫串串初限切韻會作丳

膾軒小註下同

內則腥食細切為膾大切為軒

隨鄉土所有

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不饗

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

不知禮註天不生謂非時之物也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

玄酒 大註下同

禮運註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名爲玄酒祭則設於室而近北也○丘氏亦曰實水以點茶

熾炭于爐

丘氏濬曰熾炭炙肝肉〔接〕亦用煖酒

質明

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尚白用日

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按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

奉主就位

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又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衣尸○子曰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朱子曰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愚按〕無可尸

而尸禮既廢無可祭而祭禮將廢尸禮廢而有主
可祭祭禮廢而誰可爲祭主祭者可不動念
盛服 大註下同
(補)曲禮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服弊則焚之祭器
弊則埋之牲死則埋之註人所用則焚之陽也鬼
神所用則埋之陰也
主婦西階下
(按)告日之儀無西階位次故今又別錄皆同朔望
儀
灌用鬱 小註

郊特牲註周人尚氣臭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又擣鬱金香草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蕭香蒿也取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使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丘氏濬曰鬯用秬黍爲酒也膋音僚腸間脂也

焚香 大註下同

(按)祠堂章降神焚香再拜酹酒再拜所以求諸陽再拜求諸陰再拜也今闕焚香再拜不可不添入

○語類云温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揚子直不用以爲香只是佛家用之○丘濬曰按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只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百越入中國始有之雖無古禮然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

俛伏興再拜

(按)祠堂章酹酒伏興少退而再拜今闕宜添入

以茅縮酌 小註

周禮天官祭祀供蕭茅註蕭讀爲縮束茅立之祭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飮之故謂之縮○又左傳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

進饌

曲禮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䟽曰燥
居左濕居右

主人陞主婦從之 大註下四條同

(按)記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自漢以來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古者宗廟九
獻王及后各四臣一之禮遂廢

祭之茅上

語曰君祭先飯○胡廣曰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
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長

○[按]準以古禮則宜高祖考獨祭而每位皆祭似未可知也然朱子渾祭各位必有所見今不可改

炙肝于爐

[按]炙有二音肉之方燔入聲已燔去聲

粢盛

粢廣韻祭飯盛古今韻會在器曰盛又曲禮註祭祀之飯謂之粢盛

柔毛剛鬣

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按]註色純曰犧養於滌者曰肥求而用之曰

索○凡祭牛曰一元大武註元頭也武足迹牛肥則迹大○豕曰剛鬣豕肥則鬣剛○豚曰腯音突肥腯者充滿之貌○羊曰柔毛羊肥則毛細而柔○鷄曰翰音翰長也鷄肥則聲長○犬曰羹獻犬肥則可爲羹以獻○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兔曰明視兔肥則視明○脯曰尹祭尹正也脯欲專割方正○稾魚曰商祭稾乾也商度也度其燥濕之宜○鮮魚曰脡祭脡直也魚之鮮者直○水曰清滌玄酒也可濯故曰清滌○酒曰清酌古之酒醴有清有糟未泲者爲糟既泲者爲

清

初獻

〔補〕虞祭獻盞執事爲之時祭則主人爲之○〔按〕虞祭初用祭禮喪人哭泣之餘未堪自奠何得與時祭同不但虞祭神位惟一故異而已

少牢饋食○士虞特牲○鄉射大射 小註下同

并儀禮篇名

獲者獻侯

註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爲獲中也鄉射東方謂之右個註侯以鄉堂爲西疏左右個不辨東西故

記人明之

扱匙飯中 大註下同

扱古今韻會通作插○按匙插飯中而西柄筋留楪上而正之矣

此所謂厭也

韻會厭與饜同去聲飽也○禮記註厭有陰厭陽厭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皆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 出曾子問

一食九飯之頃 小註

曲禮三飯疏三飯謂三飯而告飽勸乃更食故三

飯竟主人乃道客食胾也此乃賓主之禮○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九飯士禮也三飯又三飯又三飯出小牢饋食禮疏○小牢饋食禮註食大名小數曰飯○特牲饋食禮註三飯禮一成也又三飯又三飯禮三成也

受胙

胙音作祭餘也

啐酒大註下八條同

禮記註曰入口爲啐酒至齒爲嚌啐七內切

嘏

禮運註嘏爲尸致福主人之辭也古雅反○禮運註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

工

詩楚茨註善其事曰工

承

詩楚茨註承傳也

致多福于

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

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記曰明薦之而已矣不

求其爲註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所謂祭祀不

祈也

來汝

詩楚茨註來讀曰釐賜也

勿替引之

詩楚茨註引長也

實于左袂

少牢饋食禮註實於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

告利成

儀禮特牲饋食註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

禮畢有遺尸之嫌○按朱子旣後韓魏公而著受

胙禮於此宜從朱子行之無疑

辭神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倏然而散朱子曰然

徹

祭儀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詩曰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朱子曰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記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註必樂迎其來也禮畢

徃矣故哀也

餕

記曰餕者祭之末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是餕其是已註曰謹夫餕之禮者愼終如始也○記曰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故曰可以觀政註由餕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經傳經曰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飮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

諸婦女止獻男尊壽 大註下同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註先儒謂同姓則
親獻異姓則使人攝

其日皆盡

語云祭肉不出三日朱子曰過三日則肉必敗是
褻神之餘也

無筭爵 小註

有司徹註惟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補記曰
文王之祭禮也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註曰祭之明日猶且如此況祭之正日乎○行五
祀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

五祀○記註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按今世五祀既廢時祭罷倣朱子行祭恐不得不爲也○記曾子問孔子曰過時不祭禮也註如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此正謂四時常祭禘祫不然

初祖

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註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按初祖始祖異

名而同一祖也○朱子曰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韓愈氏曰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趙伯循曰禘者王者之大祭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也

祠堂 大註下七條同

[按]祠堂未知何處補註云設於墓所卽祠堂章所謂始祖親盡則藏主於墓所處也楊氏復所云必有祠堂以奉遷主者也然今所云祠堂未知定指此處也

東茅之下
〔按〕之字他本作以
杅六
杅音于旣夕禮註盛湯漿又食器
毛血爲一盤
祭儀袒而毛牛尚耳註袒示有事也將殺牲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
首心肝肺爲一盤
郊特牲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註有血

有氣乃爲生物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首亦陽體魂歸天爲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儀禮經傳曰有虞氏祭首

左胖不用

既夕禮升羊左胖註反吉祭也吉祭升右胖用左胖反吉祭也○少牢饋食禮升羊右胖髀不升註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胖音判

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二體

[按]後足近竅一節不用則凡十一體也二字恐誤

祭先祖歷言支體而後足亦用二端則二字乃一字之誤無疑也

毛血腥盤

禮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註近者爲褻遠者爲敬郊祀皆有腥血註全乎天者莫如血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匾盂 小註

匾音扁上聲器之簿又不圓貌盂音于飯器

鉶羹大羹 大註下三條同

鉶音刑盛和羹器○按大羹卽肉湆不和者鉶羹

卽肉湆以菜者大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亦尚玄酒之意鉶羹鉶鼎所實者具五味也湆音急去急反煮肉汁也今文湆皆作汁

炙肝加鹽

特牲饋食禮註肝宜鹽也○按祭無加鹽者以庶羞等饌各調鹽梅故也此禮則多用古禮反本復古所以交於神者非食味之道也左傳曰大羹不致記曰大羹不和貴其質也然則加鹽何義此亦古禮也鹽在肝右詳在小牢饋食禮

盤盞各二

按盞一位用二未詳其義或者先祖通稱高祖以上而只設一位故設二盞耶

瘞毛血

按丘氏濬禮以瘞字作進字○禮祭畢瘞毛血今於進饌言瘞未詳

禰

集說考曰禰禰近也禰乃禮反父廟曰禰

受胙

按𦘕辭應改祖考曰考

忌日

禮記註忌日親之死日也○記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疏非謂此日不善此心極於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按忌祭朱子只設一位程子配考妣祭一位禮之正也○按朱子未祭之前不見客又母夫人忌日問服色然則齊之不見客可知忌日祭後見人亦可知矣○記曰文王之祭也忌日必哀○曲禮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不相避○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問忌日當哭不朱子

曰哀來時自當哭○問在旅遇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朱子曰這般細微處古人不曾說若無大礙義理行亦無害○朱子曰凡値遠諱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以待賓客○横渠理窟云忌日變服爲曾祖祖考考妣布冠帶麻衣屨各有差爲伯叔父母與兄素衣帶有差又則冠亦素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

主婦特髻去飾 大註

記原云燧人始爲髻舜首飾文王又加翠翹○二儀實錄曰髻繼也言女子有繼于人也但以髮相

纒而無物繫縛也

奉神主出就正寢

朱子曰忌日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雖尊者之忌亦迎出雖無古制可以意推

墓祭

程子曰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歸於廟古人惟專精祭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按今世正朝寒食端午秋夕無異四時祭寒食一節用依三月上旬禮讀祝行祭餘用奠禮以殺之似合古宜今行之既久既不可廢而亦不可

行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補註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則成周盛時亦有祭於其墓者○補按無進饌一節墓祭從簡也○按禮攝主不厭墓無侑食亦從簡也○進茶一節恐不可闕也

楮錢小註

按朱子語類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云家禮亦無此禮不可用也

祭變禮

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不得

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士卑於大夫雖緦不祭○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所祭者無服則可祭○位尊則以事廢者少位卑則以事廢者多○春秋經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胡氏傳曰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變謂死喪祭而聞不可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

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細書大書皆胡氏說○記曰君子之祭也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堯卿問荊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朱子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二程全書侯夫人病革命伊川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復不祀矣朱子曰是祀其外家也然

無禮經○朱子曰夫祭妻亦當拜○曲禮曰祭服弊則焚之祭器弊則埋之龜筴弊則埋之牲死則埋之註皆不欲人之褻之也

尺圖

(按)家禮圖本非朱子之作不可爲則又只圖其形而非圖長短者也故各不同又丘公儀節則太長亦難取信我國今作神主周尺傳來雖久常以爲疑今考徐居正筆苑雜記 世宗時許稠得陳友諒子陳理家廟神主尺式又得議郞姜天霆家尺本乃其父判三司事姜碩弟有元院使金剛所藏

象牙尺所傳也面書云神主尺定式以今官尺去二寸五分用七寸五分則與家禮附註潘時華所云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本相較不差於是始定尺制凡神主與天文漏器據此以爲定式後赴京人買得新造神主來寸分相合今我國所用周尺與中國同無疑矣云今姑遵 世宗朝所定用今尺似合道理

龜峯先生集卷之九

龜峯先生集卷之十

附録

伸冤疏乙丑二月沙溪金先生與藥峯徐公渻守夢鄭公曄菁川君柳公舜翼竹西沈公宗直聯名

伏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或橫罹罔測之禍抱冤泉壤之下則受業於其人者其可無一言以負事之如一之義乎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絶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沒之後李潑白惟讓輩仇疾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

故相安瑭孽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既已從良祀連又至於雜科出身則連二代良役且過六十年大限者不得還賤昭在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不共天之讎故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有執法之意則潑等毆逐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典也祀連雖得罪士類翼弼雖犯時怒豈可以一時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昔在西幸因其訴寃始發開釋之端而刑官蒼皇未暇奉承姑以還都辨决回 啓其後臣師亦淪亡無復申籲遂成掩置

以至于今　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亾師之寃尚不瞑目於幽冥噫以亾師博古通今之學生未爲聖主之所知死未免奴隷之賤名豈但臣等之隱痛於心　國法之壞亦識者之所深憂也臣等每欲以此一籲於天日之下而　國家多事未遑於此臣等自念俱以衰老之人朝夕溘然則終爲負師之鬼故敢此冒死陳達臣等豈敢阿好上誣君父哉伏願聖明亟下該曹照法湔寃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戰慄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下該曹回啓

行狀

先生姓宋諱翼弼字雲長礪山人高麗貞烈公松禮之後高祖根會祖小鐵祖遴直長娶順興安氏其官某之女生僉樞君是爲先生之考娶延日鄭氏生四子一女長諱仁弼次諱富弼次卽先生而雲谷居士翰弼季鷹其季也先生以嘉靖甲午二月初十日卯時生年七八歲已下筆語輒驚人及長與弟雲谷俱發解高等旣已不樂於京都朋儕間遯居于高陽之龜峯山下自甲申李栗谷旣歿黨禍益滋壬人之仇嫉牛栗兩賢者移怒於先生丙戌歲禍遂作乃與兄弟藏蹤避仇重峯趙文烈公上章亟訟其寃且言其

賢請納其資級以贖其身以爲鳴谷山長丁亥戊子
重峯連疏論之而戊子則又言宋某徐起等俱有將
帥之才己丑冬　上有嚴命詣官自首卽先生所云
庚寅春坐趙汝式上章救我自作楚囚于帶方者也
賦詩有千里狂章邪困我聖心無滯若衡平之句自注日時聞趙汝式之救己甚於張方平之疏云辛卯春將有士林之禍又適
湖南前此己丑夏重峯已被謫至是松江又遠竄先
生皆有詩以傷之是歲聞黨禁自作楚囚于鴻山時
重峯又上章白衣挾砧斧伏闕請死先生聞而筆記
曰與汝式不相見近十載以章中每稱鄙人故有此

按及壬辰正月到熙川謫所松江時於江界圍置中與人書云近又龜公來泊不遠處未知將來又作何等災恠也七月避賊入明文山卽熙川地也癸巳九月蒙 恩放還郡有寒暄靜菴兩賢祠蓋寒暄被謫時靜菴負笈於此也先生感慨昔賢遺跡撰文以祭而歸甲午秋冬寓身於楮塞之山中哭仲兄默菴公其後又哭弟雲谷䄵朔丙申又居沔川之馬峯村金僉樞進礪庄舍牛溪寄書曰備知寄居金家主人仁賢後生向風來學者衆晩暮漂泊得此人可謂幸矣先生自是棲遲馬峯村凡數年至己亥八月初八日

以疾卒于寓舍壽六十六葬于唐津北面元堂洞與
配昌寧成氏同原成氏以嘉靖癸卯生前一年戊戌
卒先生有一子曰就方側室有二子曰就大曰就實
一女適某先生所著有太極問一卷禮問答一卷與
牛栗辨論書尺一卷藏于家詩藁一卷則門人竹西
沈宗直刋行於世一時及門之士指不勝屈而沙溪
金文元公愼獨齋金文敬公以道學名守夢鄭公曄
藥峯徐公渻畸翁鄭大學士弘溟姜觀察燦許處士
雨暨吾外王父參判金公諱某或以文學或以宦業
俱顯於世噫先生之世今已遠矣其平生本末無所

尋遂聞嘗見前輩所記其言曰己丑十二月 宣祖
大王傳于刑曹曰私奴宋某兄弟蓄怨朝廷期必生
事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嗾云此極痛惋者况以奴
叛主逃躱不現尤爲駭愕捉囚窮推宋某祀連之子
也祀連以安瑭孼屬告安處謙謀變成獄得賞僉知
其諸子皆有才藝翼弼初有詩名與李山海崔慶昌
白光弘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等號八文章與
弟翰弼俱發解高等交遊甚盛史官李海壽等以爲
祀連既爲罪人褫其賞職其子乃孼孫也不當冒法
赴舉與同僚議停舉以錮之山海等求釋不得某復

從李珥成渾講論道學識見通透論議英發開門授徒學者日盛號稱龜峯某高自標置與名卿士大夫抗禮序齒不悅者亦多當三司之攻李珥也成渾欲上疏伸珥而恐激怒反傷且自以山野賤士以退爲義忽極論時事未知如何以書問于某某答曰尊兄受聖君知遇旣陟朝端則何不歷論時事使前後殊命不歸於虛文耶雖欲以不出自處今旣出矣亟有所施爲見其不可然後可以歸來也渾從之自是重爲朝論所嫉安氏子孫從而起訟決還賤籍方欲殺而報讎某等皆逃李山海鄭澈等互相藏匿得不死

至是有飛語聞于上故有是命某詣官自首與翰弼俱竄極邊由此鄭仁弘等以交遊匪類咎成李矣於此可見其得禍源委也後　仁祖乙丑文元公與守夢及諸同門陳疏請滌賤籍章下該曹而事竟寢後遂無再言者謹按先輩之公評則曰天稟甚高文章亦高云者象村申文貞公之言也曰天資透悟剖析精微人所不及云者澤堂李公之言也而象村之又其論詩則以爲材取盛唐故其響清義取擊壤故其辭理和平寬博之旨不失於羈窮流竄之際優遊涵泳之樂自適於風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

樂不能入者矣又曰如柳潑烟欲滴池淨鷺忘飛之句度越諸人非徒清艶可貴理亦自到至若當時名賢如李土亭則其所贈詩篇曰曩遇雲長初實爲芸所幸有意於汲古從君借修綆玄黃方寸間鄒魯亶非迥鑪錫我復執沙石子須磨私情如或起在邇還在遐重峯則稱之曰到老劬書學邃經明行方言直牛栗皆作畏友常如諸葛之於法正且其教誨之際善發人意思感奮自立徐孫青則語其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之何狀復見宋龜峯也非但龜峯似諸葛卽諸葛似龜峯也其大爲諸老所重如此蓋嘗聞之

先生風儀俊整言論灑落人之一接其面而聽其言
者莫不心醉起敬北渚金相少負氣不下於人遇先
生於山寺爲撤叢聽其言閱旬不去及其身都將相
語人曰吾之得至今日者繄當日親炙於龜峯是賴
也洪參議慶臣初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吾兄何可
與宋某友乎吾見宋某必辱之寧原笑曰爾能辱宋
某乎必不能也後慶臣遇先生於寧原宅不覺降階
以迎將禮甚敬其言論風儀之有足動人者乃如此
云噫以先生精博之學通透之識華國之文經濟之
才限於門地阨於黨禍流離竄謫不能少行其志而

終於窮悴以歿世豈非斯文之厄而志士之所可慨耶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儻有以論撰著述使其道學之實昭揭於今與後以爲不朽圖則亦庶幾焉重峯丙戌丁亥兩疏一段及甲子伸寃疏幷附之於左以備參攷云爾歲甲寅季秋後學李選謹述

丙戌疏

乃若宋翼弼雖是祀連之子而到老劬書學邃經明行方言直足蓋父愆珥渾皆作畏友當如諸葛之於法正且其教誨之際善發人意思感奮自立爲生進者亦亮有徒如金長生許雨行義著于京

外姜燦鄭曄俱有英發之才以祖典言之訓人有成例有賞職以華制言之立賢無方亘古以達今玥之力通庶類其意只在求賢以補闕不是私一翼彌而入多歸咎於玥山海則謂翼彌曰應南之爲濟牧入言由君之囑也君若自玥之死卽與絕交則可無此患潑洁惟讓又憎其兄弟與澈素厚疑議巳短陰囑該官盡廢四朝良籍而枉法還賤至使幾斃杖下而幷子孫七十餘口咸畏安氏報仇破家奔竄無所於歸或云散丐京外或云船飄海島散丐則七十餘口舉將爲溝中骨矣船飄則

七十餘口舉將爲水賊之殲矣嗚呼聖恩如天無物不春至如大辟者亦皆三覆刑之少有疑端必使廣收公議以求生道至有禽犢哀鳴亦軫聖慮至減酏酪之進區中草木皆有生意而獨此七十餘口迫之死域而無一人愛惜也臣之所管公州有孔巖精舍舒川有鳴谷精舍孔巖則有良人徐起者曾學於李仲虎學博而行全傍人就學者或中生進多有易敎之士而鳴谷則別無主張之師頃歲臣嘗一過多見其開爽可敎者而今此遍講一無大進益者臣意以爲宋翼弼及其不死於溝

壑水賊納臣資級以與安氏贖其身貰其罪使道入漁子遍招于邦域儻其至也則以爲鳴谷山長因其才而善導之則厥有成效必勝於愚臣之十年提督矣

丁亥疏

必使如宋賀之爲珥所棄者俾治宋獄亂法枉典決使其百口飄亾然後快於其意嗚呼珥之平生惟以憂國憂民爲志何負於此輩而今之朝野是珥者無老無少無不中禍非珥者無愚無不肖無不超揚云云

甲子仲冤疏在上

墓碣文　　宋時烈撰

曩同春宋公浚吉謂余曰文元公金先生師事栗谷李先生以至道成德尊然考其抽關啓鍵導迪於一簣之初則自龜峯先生不可誣也然其門下名賢巨公不爲不多而歿世七十餘年墓道無刻豈有待於吾儕耶余諾其文而欲考其源委則其子孫僅有存者而亦不足徵也旣而同春又歿則無與成其事者矣今刑曹參議李選擇之卽金先生外曾孫也嘗爲史官遍考朝野載籍仍得以悉其事之本末及諸公

議論之詳遂爲狀文一通以示余昔洪景盧爲作前人所未作者以明道術源流則朱先生以爲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擇之抑其入乎諸老先生所未遑者將有成乎謹按先生姓宋諱翼弼字雲長家在高陽龜峯山下教授學者故學者稱以龜峯先生其知舊亦以龜峯稱焉其先出自礪山其顯者高麗貞烈公松禮也其後微弊不振祖璘始爲雜職直長父祀連受通政階事載栗谷先生所撰安貞愍墓碑娶延日鄭氏女生四子先生其第三也年七八歲詩思清越有山家茅屋月參差之句稍長與弟翰弼俱發解高

等自是聲名著聞首與友善而推許者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也時人號爲八文章然先生知科擧之外有用心處遂取性理諸書日夕講討不由師承刃解氷釋其文主於左馬氏詩主於李白至其論說理致則通透灑落無所礙滯學者帖帖於前者終日不絶而酬酢不倦其中虛往實歸者甚多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知其有學術投分相交論辨義理切磨甚篤李先生嘗入場屋對天道策謂擧子來問者曰宋雲長高明博洽當就而問之於是擧場奔波先往左酬右應愈扣而愈無窮

擧子轉相傳錄不但爲取應之具也先生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無與之友則皆與抗禮字而不官人多竊罵而亦不以爲意也　嘉靖癸未栗谷先生慍于羣小其所構誣甚於紹聖之世矣成先生適被召至京欲上章以明淑慝之辨而又慮山野之人常以退爲義忽於此時極論時事無乃非語默之道耶先生以書勸之曰尊兄受　聖主知遇旣陟朝端則不可以不出自處矣何不於陰陽消長之際明言善議使公議得伸耶成先生從其言　上益知讒邪娼嫉之狀明示好惡之典於是成先生大被詆毁而於

先生愈甚遂謀所以報之者會李先生遽棄後學延平李公貴欲爲李先生訟寃先生爲草疏本於是羣憾益怒爭欲甘心於先生而無言可執遂嗾安貞愍子孫謂先生祖母本安氏家婢欲還其賤籍而滅其家盖貞愍公叔父監司寬厚有婢侍貞愍考司藝公敦厚而生女是爲先生祖母生祀連而屬天文學安氏子孫謂祀連之母非司藝女卽前夫所生而未良者也李山海謂先生曰君知今日之禍乎祟在栗谷若隨衆訾謗則免矣先生曰雖死何忍安氏旣起訟先生知禍且不測遂與兄弟避仇山海與鄭松江澈

諸公互相保納時山海附於時輩又結奧援以固寵先生嘗作詩以譏之詩中有荔枝連理等語大忤山海又重峯趙文烈公憲上疏力辨栗谷牛溪之誣而譏斥時輩山海益銜之遂有飛語入內一日上下于刑曹曰私奴宋某兄弟畜怨朝廷期必生事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嗾此極痛惋捉囚窮推先生遂自就理與其弟翰弼俱竄極邊蓋翰弼亦能詩好議論多怨於人也壬辰倭變先生自熈川謫所避賊明文山中癸巳蒙宥郡有寒暄靜菴兩先生祠先生感慨當日遺罹爲文以祭以見其志而歸自是先生擧家

失所又時輩慫恿安氏不已先生雖蒙 上意豐參
冤狀猶畏約獨處知舊門人爭相館待學徒坌集嘗
寓沔川金僉樞進礪家成先生寄書曰主人仁賢後
生向風晩暮漂泊得此於人可謂幸矣 萬曆己亥
八月八日卒于沔川寓舍壽六十六門人會葬于唐
津治北元堂洞其配昌寧成氏前卒而同原子就方
側出就大就實先生以高才邃學始拘於門地中被
世累終爲成李兩賢之株連流離戹窮以歿其世可
勝惜哉惟其講明理致以修其身且以傳之來世今
金先生之學爲世所宗則先生之於斯文亦可謂與

有功焉其餘開導成就者如金文敬公集守夢鄭公曄藥峯徐公渻畸翁鄭公弘溟監司姜公燦許處士雨參判金公槃或以道學或以官業傳道後生韓毗王家同春之先考郡守爾昌亦受學於先生以斅同春卒爲名儒則先生之身雖困於世而其道則不可謂不有光矣若考於諸公論述則重峯以爲到老劬書學邃經明行方言直足盖父愆故成李兩賢皆作畏友且其教誨善於開發使人感奮有立云而至願納其官級以雪其寃李土亭之菡則曰玄黃方寸間鄒魯豈非過象村申公欽則曰天稟甚高文章亦妙

澤堂李公植則曰天資透悟剖析精微徐孤青起謂其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孔明乎惟見宋龜峯可也仍曰吾以爲諸葛似龜峯也洪參議慶臣每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兄何爲與宋某友乎吾見宋某必辱之寧原笑曰爾果辱宋某乎必不能也其後見先生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膝自屈也昇平金相公瑬少自負不肯下人一日邂逅先生於山寺爲撤其業日聽其言議久不能去及其成大勳業身都將相謂曰吾之得至今日繫當日親炙於龜峯之力也一時稱道不可勝記而於此數者足以知其大略也

惟是抱負旣大自任甚重頗有志於世道金先生盖嘗微諷曰恐爲厲階先生不以爲然 天啓甲子金先生與鄭守夢上疏略曰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絶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歿李潑惟讓輩仇嫉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瑭孽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旣已從良祀連又雜科出身連二代良役且過年限者不得還賤昭載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之大讎秉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爲守法之論則潑

等輒駁遮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祀連雖得罪善類翼弼雖犯衆怒豈可以一時之私憤而屈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復發開釋之端而翼弼壽亦淪亾至于今日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亾師之寃尚不瞑目於泉下噫亾師生未爲聖主之知死不免賤隷之名此豈但臣等隱痛於心國法一壞末流難防此亦識者之深慮永歎者也先生有文集若干刋行於世象村嘗評之曰材取盛唐故其響清義取擊壤故其辭理和平寬博之旨不失於羈窮流竄之際優游涵泳之樂自適於風

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矣又有玄繩集一編所與李成二先生往復書也谿谷張公維嘗論之曰栗谷之言眞率坦夷牛溪之言温恭懇到而龜峯則意象峻潔自待甚重其言辨矣其學愽矣又曰觀此議論此老胷中殊不草草此不但可知其詩文而亦可以知其爲人矣余與同春久在老先生門下得聞先生言行熟矣其以先生爲無一疵可指者固失於稱停而若乃吹毛索瘢以助潑讓之誣者亦非平心之論也成先生平日固不無不滿之意而此則春秋責賢者備之義也益見先生之高且

大也盖嘗以老先生所言而論之則志大宇宙勇邁
今古者實先生之所心而其於細密隱微不能無踈
脫者豈先生才高識博鍊達世務謂此足以入得聖
賢門庭做得皇王事業而或少涵養本源之功耶以
是權度則其於先生或庶幾焉

此固碣文也文元公玄孫金公鎮玉官隋城有意
刻樹力綿未就先立小表欲以此姑作幽誌尚書
閔公鎮遠同春先生外孫也樂聞而成之嗚呼陵
谷變遷必有見此而還掩者二公貞不忘其先志
云爾尤菴文正公曾孫宋婺源謹記

墓表陰記

惟此唐津縣元堂里負坎原卽龜峯宋先生諱翼弼字雲長衣履之藏也當時門人略備象設且伐碣石而顯刻則有竢也歲久石不保子孫孱微修掃或缺而封域夷牛馬踐可勝悲哉尤菴宋先生嘗撰碣文先生道學始卒可徵百世而惟栗牛二先生友之吾先祖文元公師之者斯可以知其爲先生也尤菴每以鐫樹碣文續刋遺集勉勗於先生門人之子孫弟子小子亦面承提命而藏諸中矣適官隋府客邇佳城顧力綿於大琢建只書數行於小石之陰使 先

生四代孫三昌立之墓前嗚呼如是而尚可謂不負
先志師教也耶其碣文士友議移幽誌庶或有成云
爾 崇禎紀元後再庚子秋後學光山金鎭玉謹書

祭文 庚子立墓表時祭文

龜峯宋先生之歿于茲百有二十二年而墓道尚闕
表額豈非士林之羞而後人之責歟後學光山金鎭
玉謹具一笏短表略記顚末于其陰使楊浦後孫崔
瀹與先生四代孫三昌同往莅役以庚子八月十四
日戊申建于墓前而文以告之曰嗚呼先生我文元
師文章道學冠冕一時西京筆力宋儒義理皇王帝

覇布羅肖次世隂莫容寧貢我趾尚弜友道獨抗師席賢者賢之愚者則謫怒移於乙禍慘在䌫棲遑南北備嘗艱厄逮其易簀在汚之曲惟時吾祖一其終始生而齊難歿且營隧有石無鐫盖待來後歳久因循旋作烏有是以尤翁眷眷銘述以朂門生俾顯其刻今余小子適官于隋睠彼堂封一帶限之先志師教亟遵是丞顧坐力綿未能張大片石單辭姑記其左樹諸原壟庸戢樵牧哲人攸宅罔或毀觸猶有未遑刊稿藏誌士友交勉耿耿于此幸而有成庶卒餘責凡兹事由丞自敬告官守有拘替伸微腷尚冀尊

靈匆震斯役

又 癸卯埋誌石時祭文

歲次癸卯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未後學光山金鎭玉謹使從姪天澤告于龜峯宋先生之墓曰往在庚子樹石有告誌用碣文略陳其故今幸有成士友之力惟閔與宋實相其役俱追先故曁我一般猶有餘責稿未續刊世難人散疇與相託敬埋磁燔徒增感慼

請 襃贈狀 庚午六月十五日 忠淸監司洪啓禧

臣伏見續大典奬勸條云外方孝烈特異者觀察使

詳察啓　聞旌褒此乃有國扶植之懿典外藩承宣之要務是白如乎自臣到藩以後士庶呈文守令轉報言孝烈事者積爲卷軸奇節異行非止一二臣以法典所謂詳察之文加意咨訪而新到無幾見聞未周或有未及知者或有知而未能曉然於心者一有爽誤便是欺誣朝廷故趑趄不決今於遞歸之際又不敢爲牽率應文之計爲白乎矣獨臣區區之意別有所在雖非國典所載而其所關係似不下於旌褒孝烈者玆敢出例申　聞極爲惶悚是白在果本道儒學始自　中　仁之世至　明　宣以後儒宗輩

出士林蔚興家有詩書人行孝悌風俗之美冠於諸
路此固我 國家導化之盛而實亦諸儒先斆學之
烈是白如乎近歲以來士習日壞民風日偷庠序絕
絃誦之聲鄉黨無禮讓之俗如水益下不可復挽臣
自受任以來不敢不盡心於此而學蔑能薄無所報
效日夕兢惕是白如乎臣伏見本道儒賢已從祀及
方請從祀外名儒碩士幾盡崇襃無有遺典是白乎
矣獨有宋翼弼徐起學行之懿教迪之功實爲卓絕
而特以門地微賤生無所稱薦於前死不蒙襃贈於
後泯歿無稱甚非所以重儒道而勸後學之方是白

如乎宋翼弼本高陽之人遭難流徙晩寓沔川葬於唐津徐起本洪州之人來居公州葬於家側宋翼弼子姪中絕香火永斷徐起則雖有孱孫而亦已荒頹臣訪問遺故不勝悲慨此實 聖朝之闕事而士林之湥恨若蒙 离明特賜俯察亟加褒奬則閭巷之士必有激勸興起之效是白乎等以臣謹具二臣事實開列于後以備察納爲白齊宋翼弼聰明英邁絕出倫類少爲文章與崔岦崔慶昌白光勳等齊名稍長向學不由師承窮湥造妙洞悟性理爲人灑落高朗材識宏達先正臣李珥成渾蚤定道義之交切磨

之義老而深篤凡兩賢之於天人性命出處日用之
間鉅細精粗無一不與翼鄕講究而翼鄕所論是非
得失兩賢又莫不信服而聽用往復書尺今有玄繩
一編備見其朋友相與之美此實前世所罕有百代
之下尚足使見者感發而興起非兩先正之賢固不
能及此以大賢而取友如此則翼鄕之賢不問可知
是白乎旀此外一時推重不可勝記而略擧其大者
先正臣趙憲則以爲到老勤書學邃經明行方言直
足盖父愆故珥渾皆作畏友又稱其可爲將師李之
菡則曰吾友成浩原李叔獻宋雲長皆學問高明至

行範世文正公李植則曰天資透悟剖析精微徐起則謂其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孔明乎惟見宋龜峯可也文忠公張維論其遺文曰氣像峻潔自待甚重其學博矣其言辨矣龜峯宋翼弼之號而雲長其字也浩原叔獻兩先正之字也至其教誨後進則尤善感發學徒響集所在盈門其所成就者如先正臣金長生金集故名臣鄭曄徐渻鄭弘溟金槃姜燦許雨宋爾昌等或以道學或以政事開導後生毗補 王家爲白如乎以其朋友師弟之盛稱道論述之辭參互以觀則翼弼邃學高才實是一代之儒宗間世之

偉人分吪不喻其所以輔仁於珥運傳道於長生者
偲切之益啓迪之正莫不有功於斯道浚發淵源夾
輔正脉者有非尋常他儒之比是白乎旂徐起幼而
神悟遇物必窮其理志慕聖賢人稱神童事母至孝
年八九歲母疾嘗危割指進血得以復生及長師事
李之菡李仲虎躬耕讀書以聰睿之姿加刻苦之工
識解精微而尤邃於易天文地理莫不旁通德性淳
慤制行清高初隱智異後歸公州隱於孤青山下學
者稱爲孤青先生及門之士殆以千數起篤信朱子
嘗以眞像自隨立祠而奉之作講堂與門徒講學其

中其祠與堂今爲忠賢書院公州儒學之盛自起而
始其倡明之功可謂甚大是白遣成悌元宋翼弼先
正臣趙憲金長生皆與之從遊講論而當世大人君
子多爲尊禮文忠公朴淳稱其超然林下爲儒者之
勇礪城君宋寅則稱以讀書慕古昭代逸民李之菡
則稱其忠信可仗誠通金石趙憲則稱其學博行全
前輩又有稱其沉潛聖賢刻苦一心山林日長問學
功深是數賢之一言定爲百世之所信則其學問之
篤德行之純可證無疑誠亦稀世之賢者是白乎旀
從學之士如李德胤宋爾昌閔在汶朴希哲希聖等

皆以經學行義有名於時先正臣宋時烈撰宋翼弼墓碣曰同春之考郡守爾昌受學於先生以教同春卒爲名儒則先生之身雖困於世而其道則不可謂不有光矣同春先正臣宋浚吉之號也爾昌實亦受學於徐起則其道之有光於後起與翼弼同焉其設教之功於此益驗是白如乎竊念兩人門地至爲寒賤而當 明 宣極盛之時傑然挺生學明德尊爲一時所推服名公大賢相與師友流風遺澤至今有賴蓋間氣之所鍾而 聖世之異事是白乎矣拘於
國法老死草萊無以表見有不可使聞於有道之

國是白如乎臣曾聞　國朝故事教訓門徒多有成立者則或給祿或除職云今翼弼起教導成就若彼之茂則空不但與句讀老師若干教授者爲一例是白遣況其羽翼斯文之功又章明如是則必不可使其泯滅伏望　睿慈　特命有司亟加褒贈使遐方人士有以知　聖朝崇儒尚道之意不以側陋而有間焉則其於興起儒化裨補風俗必有賢於一節一行之褒奬是白如乎翼弼起人旣卑微世已久遠必欲發隱闡幽以備　离明之詳察故論列之際自不厭其煩復是白乎旀翼弼見嫉羣小受禍甚慘雖今

世之人亦或有未見文字未詳事實者先正臣金長生嘗於　仁廟初與鄭曄等諸門人上疏訟冤而先正臣宋時烈取載墓碣故今亦尾陳以冀　鑑照爲白如乎其疏略曰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絕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歿李潑白惟讓輩仇疾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瑭孼妹之子也祀連之母已從良祀連又雜科出身連二代良役且過年限者不得還賤昭載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之讎乘機指嗾

廢法還賤其時訟官或爲守法之論則潑等輙駁遮
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祀連雖得罪善類翼
弼雖犯衆怒豈可以一時之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
之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始發開釋之端
而翼弼尋亦淪亡至于今日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
獨此亡師之寃尚不暝目於泉下噫亡師生未爲
聖主之知死不免賤隷之名此豈但臣等隱痛於心
國法一壞末流難防此亦識者之深慮永歎者是
如爲白遣疏下該曹該曹覆 啓請如其言而屬有
适變蒼黃去邠事竟寢而叉無以申暴表章之意聞

于 朝者誠爲慨然是白乎旀以先正一䟽觀之則
其受誣顚末可以洞燭是白去乎竝乞 留神照察
爲白只爲

辛未十二月十二日筵說

禮曹判書李益炡兵曹判書洪啓禧同爲入 侍時
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兵判爲忠淸監司時以徐起
宋翼弼贈職事狀聞矣兩人學行爲一國士林所推
許而以其坐地微賤之故無贈職之典兵判以此爲
慨然有所狀請而此與尋常褒贈有異大臣亦以爲
宜有一番陳稟於 大朝故敢達 上曰兵判詳陳

之可也啓禧曰徐起卽李之菡之門人而五六歲時
取柴晩歸其父母問之則曰見小鳥隨陽氣而上欲
窮其理故晩歸其窮理之學出於天分一生尊尚朱
子學問精邃居鷄龍山之孫靑峯下故號孫靑享於
公州忠賢書院別廟湖中學問之盛徐起之力居多
宋翼弼是先正臣李珥成渾之道義交而先正臣金
長生之師則其經學之爲一世標準者可見矣羣小
之怨嫉兩先正臣者移鋒於宋翼弼一生受困窮餓
而死而至今學者稱之爲宋龜峯先生此兩人豈空
無一官之贈而以其坐地卑微子孫殘弱故尚無褒

贈之事實爲寒心矣宋翼弼墓在唐津而無子孫香火冷落臣在湖營時遣人祭之殊可惻然兩人遺文臣有略略收拾而徐起遺稿則文字不多故印出若干件宋翼弼遺稿則尚不得刋行亦可惜矣褒贈一事則决是不可已者故臣有所狀請矣　上曰兵判之刋出徐起文字者誠稀貴之事也若行褒贈之典則當爲何官乎啓禧曰先賢之贈職者或有贈以執義者或有贈以持平者不必高官爲好也　上曰可許之而以旣承　大朝懿教之意爲辭覆達於　東宮可也

禮曹覆　達 辛未十二月十五日○判書李益炟

觀此忠淸前監司洪啓禧狀達則以爲本道名儒頎士幾盡崇褒而獨有宋翼弼徐起學行之懿敎迪之功實爲卓絕而特以微賤泯没無稱甚非所以重儒道而勸後學之方是白如乎宋翼弼邃學高才實是一代之宗儒分叱不喩其所以輔仁於先正臣李珥成渾傳道於先正臣金長生偲切之益啓迪之正莫不有功於斯道浚發淵源夾輔正脉者有非尋常他儒之比是白乎旀徐起幼而神悟遇物必窮其理志慕聖賢人稱神童事母至孝年八九歲母病嘗危割

指進血得以復生及長師事李之藹李仲虎躬耕讀
書以聰睿之姿識解精微而尤邃於易天文地理莫
不旁通德性淳愨制行淸高及門之士殆以千數公
州儒學之盛自起而始其道之有光於後與翼弼同
焉兩人流風遺澤至今有賴而老死草萊無以表見
令有司亟加褒贈亦爲白卧乎所今十二月十二日
　大朝入侍時臣益炡兵曹判書臣洪啓禧備陳狀
聞辭意是白乎則宋翼弼徐起兩人依狀請並爲褒
贈之意回達于　小朝事臣益炡親承　傳敎是白
卧乎所宋翼弼徐起之道學懿範旣如是卓絕而爲

一世所推仰則其在激勸興起之道不可湮沒特令
該曹竝施贈職之典以樹風聲何如年月日左副承
旨南泰耆次知 達依準

吏曹政事望壬申正月十一日

贈通德郎行司憲府持平
學生宋翼弼 學生徐起同贈
道學懿範俱皆卓絕而爲一世之所推仰 贈
職事承 傳

詩集後序三首

先生之詩膾炙於人口雖一時文章鉅公無不推讓

不敢與并而顧余於詩眛眛焉有同聲者之於絲繡
加以六七年來塊處荒野不與知舊接無由蒐集遺
篇以慰樑摧之慟而時得一二於傳誦者詠歎之淫
泆之而已同門友沈君士敬宰鴻山收得長篇短律
五七言各略干首鳩材力剞劂之以一通貽余且
屬余序其後余手披目閱口詠心惟累日不但灑然
如瓶寒門而濯清風怳若復承謦咳於皐比之下不
禁涕淚自潸然也因念先生自七八歲几下筆語輒
驚人與李鵝溪李栗谷諸人並號爲文章而其詩格
之清爽奇絕先生獨登壇焉及長不樂於京都朋儕

問家于高陽龜峯下遁光晦彩沉潛乎經籍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所期者第一等事則其於文墨舊娛不暇爲也亦不屑爲也然或於晩年感物寓懷或於覊旅顚沛之中紀行酬人者渾然天成不假雕琢而自契乎風雅之旨矣淸而不隘奇而不聲樂而不放憂而不怨邇而遠隱而顯豊而切約而盡一字一句皆出於性情之正根於義理之奥得意於上下同流之妙寄興於陰陽變化之態貧賤泥塗之中而氣猶健縲絏死生之際而語益平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世之論詩者尊古而卑今雖名家大手無不求疵至於

先生則吃吃嘖嘖咸曰盛唐之淸調堯夫之自得兼焉先生之偶發於吟詠詞句之間者若此則其禀氣之高造理之深所養之厚盖可想矣噫余於是尤有所感焉以先生英特之氣博古之學蘊之於心吐之爲言論者出爲世用則其施諸事業者當如何而卒老於蓬蓽簞瓢之中又爲當路仇栗谷者所移乙流離困辱之狀有不忍言者易簀之後今且餘二十年而門人弟子又不克發揚幽光使平生言行之可矜式者與牛溪栗谷辨論精微之書皆泯泯無傳擬傳諸今與後者惟是先生不屑爲而偶發者則時耶命

耶何先生之生死於世也其不遇之若是耶門人弟子亦不得辭其責矣雖然當時摳衣於函丈者惟士敬暨余三四人在世而士敬淸操惠澤歌頌一境則其持身及物者可謂不負所學而又能廣拾遺稿於兵火飄散之餘割俸鋟梓圖永厥傳亦庶幾不負教育之恩矣若余者早承提撕行之不力汩沒侵尋今則兀然爲庸人將無以發明先師之學於門人弟子不得辭其責者余其尤者今因士敬之懇把筆臨紙不覺愧汗之霑衣也　天啓二年七月日門人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司直鄭曄謹序

余不得見龜峯而得龜峯詩稿於竹西所見之眞所謂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者也才高而意曠趣逸而調絕出於性情而不侈以文也根於天得而不絢以色也紓乎其餘也泰乎其舒也和平寬傳之旨不失於羈窮流竄之際優游涵泳之樂自適於風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矣竹西云材取盛唐故其響清義取擊壤故其辭理余觀之信然恨不及其在世時提安樂窩中經世大法一討之九原不可作噫 天啓二年孟秋上浣東陽申欽書于黔浦書舍

詩本性情隨感而發其善惡之不可掩昭昭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先師平日讀聖賢書講說程朱以小學自律文詞特其緒餘耳迹其詩高雅簡逸悠然自得皆自學問中出非吟風詠月者之所可髣像其藹一信有德者之言也惜其坐與栗谷牛溪松江相善重被媢嫉者移怒巧設禍機擠陷不測坎軻不容於世而終人心之險乃如此可懼也夫詩集見拋久同門友沈君士敬爲鴻山之數月卽刋行之庶或有後世子雲能知之耳 皇明天啓二年壬戌七月日門生光山後人金長生謹跋

次雲長韻　　土亭李之菡

曩遇雲長初實爲芸所幸有意於汲古從君借脩綆
玄黃方寸間鄒魯豈非迥鑢錫我須執沙石子須磨
私情如或起在邇還在遐 土亭初名之芸

書宋龜峯玄繩編後　　谿谷張維

玄繩一編得見諸老先生往復言論其講問之勤友
誼之篤皆可以想見今世那有此事耶栗谷之言真
率坦夷牛溪之言温恭懇到龜峯則意象峻潔自待
甚重其言辨矣其學博矣然往往亦有未妥處略記
鄙見于左

龜峯曰未動是性已動是情從前諸儒之說大抵如此然終覺有病夫謂已動是情可也若曰未動是性則已動之後便爲無性耶程伯子言性無內外旣無內外則何有動靜蓋動靜言乎其時也性之理無不在也今只以未動者爲性則天命之全體無乃歸於偏枯空缺之地耶

不善屬之情爲不善屬之意剖析則精矣然亦傷太纖巧蓋情固有善不善意亦有善不善爲之一字乃見於行事者也

答栗谷曰出非不可出而無所事不可善哉言乎朋

友責勵不當如是耶
以栗谷退歸後上章論事爲偏於憂國過於犯冒恐
非溪知栗谷意者
答牛溪曰不必以微過爲人欲自家衽席之上天理
人欲分界亦甚分明而不能一任天理可畏也已旨
哉言也又曰欲之生於形氣者從之生於胸臆者去
之亦好又曰食亦同色患不在不足而在於多此亦
名言大抵觀此等議論此老胸襟殊不草草
答許公澤問曰性是理知覺是氣性是靜知覺是動
性是性知覺是情其曰性是理知覺是氣甚當性是

靜知覺是動知覺是情皆有病盖性即理也知覺是心也理該動靜心統性情若偏擧一邊則又歸於偏枯空缺

答松江曰以辭爵祿之勇移於酒色明取與之節絕其戲侮抑疾惡之剛弘取善之度勿尙淸白而僻其行勿輕儕輩而易其言其於箴規松江可謂明且切矣

以幾字屬靜極無謂龜峯之辨甚當閔景初未詳何人無乃是杏村之字耶若爾則杏村之學恐欠精透

自不動靜者理也有能動靜者氣也此語欠妥欠瑩

盖立意則不至大非而造語有病

善是理也惡是氣也善是理也之云未爲不可然不有理通氣局一義則亦未免偏枯之患而理有所未到處矣若曰惡是氣也十分不是盖氣之本元無不善必其流蕩乖戾而後方有惡耳夫謂氣兼善惡猶欠於本末源流之辨矣今直以爲惡其害義傷道非細失也性即理心即氣今若曰惡是心也人將以爲如何惜乎龜老之失於言也大抵近世儒先之論看得理氣判作二物立論之際每每是理而非氣不知此本妙合不貳之物分而二之則不成天道不成造化

無有是處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若見得如此則安有理善氣惡如龜峯之說者乎羅整菴理氣一物之論雖曰有病比之此等見解亦自超詣此栗谷所以有取也

答栗谷恐其作隨時宰相前輩箴警之道誠可畏服

龜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雲谷集附　詩

惜春

花開昨夜雨花落今朝風可憐一春事來去風雨中

客中川上

偶爾相携出閑情浩不收莫辭今日浴春水盡沂流

有感

身入雲山得意高朝朝何事首空搔誰知天下憂多少先着幽人兩鬢毛

有感二首

斯犂當年看魯論綢繆今日詠詩篇漁翁亦識蒼天
色風雨前頭已泊船

犂世人人爭利祿猶知利祿不如閑君看多少屛風
裏不盡紅塵盡碧山

聽乞米笛

萬歲宗祧千歲城凄凄此日冷烟生梨園歌管知多
少散作荒村乞米聲

客中

衰境詠歌非適意異鄉言笑豈知音覊人有似經冬
草縱得春風已朽心

白鴎

天賦飄踈品已高一江秋水足游遨求魚莫向淤泥去却恐淤泥汚白毛

有感

花草同時承雨露當春誰辨堅秋零羣芳不自經霜雪豈是孤松欲獨青

題從政圖

人出機心塵裏競吾將閑日局中爭若非治國平天下同是浮生暫刻名

挽金黃岡

丁巳年中送謫時每憑消息淚如絲丹旌此日都門
祖叓向何人問後期

次簡齋韻

隔歲無消息鄉心夢亦驚一春成白首殘雨客荒城
征袖縫還綻床塵掃叓生終朝長短詠總是未歸情

寄呈仲兄默菴 喪子只一婿

同在艱危日爲兄多發歎南容千載窂東野一身單
海雨衣全薄關雲夢亦寒乾坤雙白鬢懷抱與誰寬

謫中寄子女

不改平生樂誰爲此日啼一男初學禮兩女未加笄

千里書難寄三春夢亦迷知吾安若命勉汝莫含悽

次洪仲仁韻

已知閒裏味還廢案頭書風定千林靜雲歸一室虛穿籬通活水坐石看遊魚只是貪山客休言避世居

挽辛白麓

講席經綸學淮陽社稷臣急難思活手徐起慰生民邦國方多事朝廷却有人云亾千古恨今日重霑巾

次姜秀才新亭韻

地作天藏久逢君却不慳沙平雲意慢林邃鶴眠閒不夜銀橋外長春若木間人言東海上本是有仙山

送徐牧使令公赴義州

那年南郡客今日出西陲素志千人特丹忠一劒知闗門通禮讓風俗變華夷萬世揚名孝晨昏莫涕洟

謫中次人韻

仁義詩書少日談白頭端坐欲窮探露霑花藥香交樹雲散秋空月暎潭進退三千徒學北扶搖九萬只圖南狂風一夜偏傷我茅卷三重拔老楠

謫中次人韻

風卷黃埃舉世靡長沙處處涕空垂秦雲渺渺韓公詠楚日茲茲屈子詞學道巳過知命日行身又及覺

非時春還異域珠花發莫領閑愁入我眉

獨立松

枝連翠壁烟光合幹倚空壇月色分影落池中龍乍幻聲摇天半雨常聞孤高欲住辭塵鳳聳直如掀礙日雲離却徂徠非失所從來奇挺不成羣

挽松江相公

身壓千官事叓孤危朝蹤跡志唐虞丹心十載牵裾宰白首三湘賦鵩儒征袖未乾存楚淚客亭空作過河呼惟餘滅賊忠魂在來入中興將相圖

次鏡湖韻

臨瀛爲號是仙城棹脫平生在世情脚下有星天有幻眼中無土地無成波光瀲灧秋長住橋影橫斜客倒行到此始知開闢意人心物色本虛明

謫中書懷

逢人猶自道詩書處處溪山盡可廬門接狼烟朝翠客庭連榆塞夕陽踈芝翁歌激秦坑後冶隱論高漢錮餘飄灑襟懷誰與伴碧天雲散水亭虛

次人韻二首

生晩秦坑漢錮餘茲茲學藝志游於商流有箕悲頭會慾浪無邉笑尾閭栩栩夢中唯適矣棲棲天下孰

沽諸一百年事業君休問千里風霜兩鬢蹤
偏性從來是佩絃覺非今日欲醫前學詩庭下吟三
百聞道關中聽五千自笑少年悲鵬賦長嗟大智惹
鵬篇何思何慮知何樂卷盡入爲付自然

有感

人自紛紛我不疑一心惟許鬼神知身藏巖隙無成
毀名漏人間有是非花逐狂風香更遠雲含殘日意
逾遲桃源未必皆秦客巢許歸山亦聖時

感興

紛紛身世道猶全營利區中有自然琴不絃時方至

樂水無聲處是澄澗月生巖畔僧初定風靜松頭鶴
久眠獨看夜深羣動息片雲隨意颺長天

世亂客中、

千里行裝滯一方白蘋紅蓼又經霜䟽簾帶雨殘燈
晦孤店臨溪客夢凉蜀魄去鄉愁夜永塞鴻離侶怨
天長乾坤誰是安巢處兵火三年滿洛陽

次退憂亭韻

平生已厭鳳池仙還借桃花洞裏天手額蒼生思起
日頤神道氣欲忘年岸巾秋月長臨沼捨瑟春風幾
浴川只恐 聖朝多制作育敎莘叟要歸田

感興二首

神龍淺潛九淵中潢潦蝦蛭胡爲乎相猜潢潦九淵隔千里面目永無相接時神龍作四海同沸騰蝦蛭或恐從披靡吾聞上古曰雨而雨日付與神龍爲其爲適來大旱不復思霖雨龍也潛蟄徒逶迤嗚呼蝦蛭胡爲乎相猜龍無奮起汝無披靡期但恐旱久潢潦亦焦枯蝦蛭並臨乾死始向神龍悲

神龍自恃神靈不自請作霖雨蝦蛭自恃潢潦亦不願起神龍三農望望呼久旱蝦蛭自謂本不資三農自知鬐鬣不盈寸斗水可活何必大水之溶溶餓然

潢潦作飛塵舉族焦爛無相容神龍不念蝦蛭忌我心只歎我爲神龍不能救微物而長終浩浩九淵七年之旱亦何憂但恨蝦蛭共恃潢潦蹈危蹤

雜著

帝王補養方

居移氣養移體帝王之氣體旣異則補養之道固不可與凡人同而古昔名醫未有爲帝王別爲方書者是何闕於不可闕之地耶況帝王之補養失其道則臣民雖有千方萬藥無不失其性得其道則雖無方藥無不遂其生者乎稽古帝王躋臣民於壽域者曾

虞三代之先得補養之道者也陷臣民於塗炭者幽厲桀紂之先失補養之道者也然則帝王補養方豈不爲醫者百方之第一乎徒懷杞國之憂敢述帝王補養方欲使後之爲醫者知擧天下補養之道都在於一人之補養則屬而爲方者必日集而補養之道備至矣

七情 感物之情如或失中則內傷心性外傷血氣爲害最重況帝王之情差之毫髮害被四海非徒害身必至喪邦故以七情爲首

人之處世不能無彼我之私者張公之酒不爲李公之醉秦人之肥不干越人之瘠自非聖賢之大公則

喜怒哀樂各出於自己之私失其中和焉帝王則不然以一國爲一身一夫抱寃必損一國之和氣一婦含哀必致一國之乖氣雖專務私己者自無彼我之分矣惟桀紂乃忘其身割肉自噉非徒爲獨夫獨夫之身亦且不保然則視國人分彼我之人君乃分一身爲彼我者也分一身爲彼我而終至滅身非至愚則不爲也故帝王必以一國之七情爲我之七情一國之喜而我喜之一國之怒而我怒之任一國之情而爲我之情是乃至中至和之情也爲至中至和之情可謂不勞而便且易矣不然而強執獨發之情與

擧國人乖爭則必內傷心性外傷血氣終乃離爲獨
夫身且不保如擧才子之喜退四兇之怒惇獨之哀
與衆之樂博施之愛旨酒之惡平治之欲其爲情也
通萬民之中和普一國而洋溢以至天地山川草木
禽獸無不位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垂衣
拱手養性頤神何有疾病之來橫夭之患哉是乃任
一國之七情者旣優且易而終享福壽者也若諂諛
之喜忠諫之怒音樂之哀侈靡之樂艷妻之愛賢士
之惡貨賂之欲回護幽暗氣像衰颯心火燒精痰擁
血滯急病不時壽命難恃況家亾國敗之禍朝夕奄

至是乃獨任七情者既勞且苦而終至滅亡者也帝王補養之道不必藥物而只在七情之如何耳

飲食

飲食之適於口則一也而有能補人者有能害人者何也氣使之然也故雖一種飲食隨其得氣而絕異焉古人有食鷄而知棲食食而知薪至於食一樹梨而觸虵氣者有害豈非隨得氣而絕異乎帝王之飲食皆出於民生之手民生熙皡之氣與愁怨之氣其感觸飲食也不其異乎唐虞三代之帝王康寧壽考者何也後世之帝王疾疹夭折者何也豈非感氣之

絕異乎爲帝王者若能一饋十起而思之曰滿案飮食聚得熙皞之氣耶聚得愁怨之氣耶可以與斯民登壽域耶不免令斯民歎寒饑耶必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鼓腹之和氣若藹然浮動於盤盂之上則雖不益人之飮食亦必轉爲補養之物矣楚王之吞蛭唐宗之吞蝗可驗矣如或四野呼饑方丈陳羞則是箸所抄都是怨血怨氣雖朝餤長生之劑暮醉不死之釀亦何少補乎且凡食氣勝則脾氣有傷故病脾之人多見飮食則益無思食之心若使滿案飮食逆鼻中額則雖無病之人必損脾氣飮食適口之外雖

八珍之羞不加入口與土塊何異哉以盛陳土塊爲勝享而損我脾氣可笑之甚也況飲食之道貴者少食賤者多食故禮天子一飯告飽諸侯再飯告飽至於庶人則食無數然則飲食之多固非貴者之道也帝王之食亦當小其器容少其器數纔足適口而已雖脯林酒池之盛定非補養之具也

衣服

養生者不着侈靡之服者何也稍有顧念之心一損也欲避點汚之心二損也不能無心於動作三損也非但此也衣服外物奉身中小物也欲其侈靡則可

知用心處非大人君子也故稍有知識者則見人之衣服而定其爲人之高下然而少年無賴之人猶或着侈靡者欲取憐於市童故也帝王則不然人旣知富有一國衣至寶玉雖市童亦不憐也且濟濟朝廷洋洋億兆皆其身之文也捨此不治而有心於衣服則可謂自小之也大凡誇美一事賤丈夫所爲也帝王雖以誇美爲事亦不在於衣服之間一出善言一出善行而擧國誇美之何爲捨此一言行之易而務於市童亦不憐之衣服乎漢文帝身衣弋綈而當時擧天下誇美之後世千萬代稱譽之其視衣寶玉而

就滅於當時貽笑於後世者爲如何哉

心術

傳曰惟仁者必得其壽仁者之心術和平樂易物我無間與天地同其順序得其壽也不亦宜乎不然而脩飾閉藏較計愁憂煎熬心腸傷生促壽亦固然矣

大抵人之心術在方寸之內而堯舜於斯桀紂於斯不其懼哉今有服御之物而人或指爲類堯舜之服御則必喜而爲之用類桀紂之服御則必惡而棄去之至於自身之心術則不能就堯舜而舍桀紂者何也服御之物在身體之外人所易見心術之用在軀

殼之內人所難知故也雖然服御之物秖在於房室之間心術之用必著於千里之外非徒千里之外千載之下亦指其爲堯舜之心術桀紂之心術則其爲表表明白豈但服御之物而已哉在凡人猶然況帝王乎一念之善而擧國之喜氣從之一念之惡而擧國之憂色隨焉其爲著見如何哉且爲人心術之害多在於物欲物欲之生惟財產之間耳帝王則旣無財產之憂物欲之生不亦輕乎如是而或有瓊宮瑤臺玉杯象箸之欲至於滅身者嗚呼帝王心術之善惡影響於擧國而乃滑滋無用之欲以害心術傷生

歟國誠下愚也已帝王以一身臨億兆之上心術之用何暇及於他事乎嬪御之衆則無乃有嬖幸之私歟思所以齊正之朝廷之大則無乃有佞諂之邪歟思所以激厲之四境之廣則無乃有失所之窮歟思所以平安之唐虞三代之久長者何道後世之促亾者何道思所以取舍之雖乙夜之間思而夢者亦是良弼則有何邪思之害心術者乎

威儀

禍福壽夭之機見於威儀之際威儀者非自外強作也有其德則有其儀故有堯舜之德者必有堯舜之

威儀有桀紂之惡者亦有桀紂之威儀以桀紂而欲效堯舜之威儀固不能也然則爲帝王者必先修帝王之德然後方有帝王之威儀也雖然欲修帝王之德者亦必整帝王之威儀然後帝王之德可進也德既進於堯舜而爲堯舜之威儀德不及於堯舜而效堯舜之威儀則二者之威儀一也而人之望之自然知此爲已進堯舜此爲方學堯舜者也但方學者非先效威儀不進其德然不必誠效之徒欲假其威儀則終不得進其德非徒不進其德亦不能欺其威儀也大凡心術之微一一見於威儀焉援一見而知公孫

迷之如偶人漢光武之推赤心汲黯知武帝之內多欲魏徵知太宗之懷鷂威儀之不可欺也如此後世之帝王徒欲自尊其威儀未若微服康衢下車泣辜之威儀惜也

父子

帝王之事親與凡人不同故天子諸侯之孝於傳詳言之其爲孝也不在飲食不在服勤惟以億兆之戴已養其親是所謂以天下養者也以至老老及人之老則舉國之老咸得其養舉國之子咸得其孝故帝王之養非獨夫之養也乃舉國之養也帝王之孝非

獨夫之孝也乃舉國之孝也臣民則既感人君之孝而移忠於人君人君則乃合臣民之忠而崇孝於其親本末相資先後相因和合萬物樂溢天地後世帝王或有以一國爲私物父子之間便分物我所私既大猜嫌尤重於凡人如南內凄凉兩宮相僃身孼憂疑之疾民散敗常之變者有之至於祭祀之禮則惟誠惟敬不謾不瀆以一國之富而淸廟越席犧角一握者至敬無文以少爲貴使舉國之人知事上之道在誠敬而不在物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儀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不其然乎大凡事生追遠之

道聖賢制節具在方策不可損益於其間而後世帝王或至自恃一身之貴以致誠敬爲勞親割牲親薦盎之禮則廢棄不顧而徒誇一國之富一國原廟一廟二主謾神瀆禮惟以煩數豊美爲務不知加一分煩瀆則減一分誠敬也聖賢者孝之至也以至孝旣定其制節過不及於制節者皆非孝也非徒神不享非禮無以受福聖賢誠敬之實毁滅掃地亦無以爲國家矣且凡非禮之祭乃淫祀也淫祀則神不格思妖鬼棼集故後世之邪祟異眚之作實由於祭祀之非禮也爲民立僻詭悖百出喪身亾國之禍自成於

不知不覺之間矣帝王子孫生長富貴人所瞻仰富貴者難爲學行而瞻仰者望其德全以學行之難而應德全之望其不滿人意也必矣帝王之創業莫非以匹夫收合人心者也人心在匹夫而收合況吾君之子而豈有離反之理乎然而得國者必閭巷匹夫而失國者帝王子孫其故何哉豈非學行之難不滿於德全之望而致然乎及其失國也欲爲閭巷之匹夫而不可得甚矣爲帝王子孫之危也始誘以富貴而終陷之滅亡自三代以下爲帝王子孫者莫不同然厥鑑昭昭而亦不覺悟以至今日其爲誘之陷之

可謂巧且酷矣然則帝王之教子孫必百倍於凡人庶脫於巧且酷之中矣且百倍加功之中亦有百倍退功之事帝王子孫之生長也所親者非宮媪則宦寺也雖有師傅保之官接見有時所謂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者也教之之功不亦退乎明哲之帝王溪知此意富貴之用惟以不饑寒爲度選一國之賢士爲之師友而同出入起居有蓬在麻之勢雖下愚之質不得不爲正人矣學行之何其易而人望之何其滿也其視匹夫之子孫困於饑寒從師千里之不能取友天下之無暇者教之之功亦百倍易就矣以

百倍退功之人反得百倍易就之勢只在帝王處之如何耳抑未知帝王之愛子孫愛以富貴而終陷之滅亡爲愛乎愛以教導而終享之富貴爲愛乎且帝王之愛子孫又有異乎凡人者凡人或有以積金玉廣田宅爲愛子孫者其意以爲父兄雖享爵祿他日子孫或恐有貧乏之患也帝王則不然不失其國則子孫終無貧乏之理失其國則求爲匹夫不得雖盡占天下之金玉田宅徒爲爲他人守財耳帝王之治產業者無不失其國則是勞心苦思艱治產業而促滅亡於自身付產業於他人不亦哀哉故帝王之爲

子孫以不事富貴爲子孫之富貴以不治産業爲子孫之産業事富貴治産業心勞而力疲不事富貴不治産業心閑而力逸後世之帝王何樂勞苦而使子孫滅絕耶可不警惕之乎

君臣

自古未有有君而無臣者故言治亂之世者只言其君而不言其臣言堯舜湯武則其臣乃是稷契伊周不言可知言漢文唐宗則其臣不過絳灌房杜不言可知然則帝王視其臣之如何而亦可知自身之如何耳以孔孟爲臣則必能堯舜我矣以孔孟爲臣雖

魯哀梁惠盡禮盡敬則能爲之然則魯哀梁惠之轉爲堯舜只在於禮與敬而已不其易乎視我之禮敬而知臣之聖賢視臣之聖賢而知我之可爲堯舜孜孜廣求懇懇切已而已孜孜懇懇而其效終至於心廣體胖家齊國治之盛不亦樂乎大凡臣之賢不肖成效於其君也若影響唐之玄宗用韓休則身雖瘠而國肥用林甫則身雖不瘠而國敗玄宗則一君禍福之判懸於二臣可不戒哉君瘠而國肥者使君不能無過而諫爭者也況納約自牖而自然致君於無過之地者乎身享都俞之樂而國自肥矣或曰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之人君深居九重何由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乎如王莽之謙恭安石之朴野舉朝稱譽豈不爲所惑乎曰大凡朝廷黨比之日則指小人爲君子以堯之朝廷僉曰之舉乃伯鯀則人君之辨小人似乎難矣雖然君子非納約自牖則必面折廷爭致其君於無過之地而後已其於百姓則必以惠澤爲己任人君若反思其過而求納約者誰也諫爭者誰也問於百姓而有惠澤者誰也如是則雖王莽安石之姦不容欺矣且爲人君者無不知君子小人之利害而必陷於小人者何也有欲則迎合之出言則

順導之作事則稱羙之自然喜悅而浸淫陷於其中矣比如舐參朮之苦口者惟毒酒之是甘倒膓橫肝不自覺悟而斃也不亦懼乎

夫婦

帝王深居九重無交遊還往接朝臣亦有時所與親近者惟婦人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帝王則旣厭飲食爲欲只在於男女有別之道必百倍加功於九人然後庶免偏私之弊故歷代帝王喪身亡國之禍多出於女色三代以上之帝王旣有師傅保又有左右納言納史與之同起居無須臾離至於唐太宗

之對羣臣至夜分宋太祖之雖雪夜猶訪謀臣明君懿辟日接正人君子不暇晝夜何有與婦人相押之時乎其視寒士之夫婦一室者相別之分可謂嚴矣且凡婦人之不若男子者多物欲也婦主中饋所主者惟生產之間故義理之分漸輕以至貪饕忌克百惡滋焉帝王之侍妾則不然自有富貴所主不在生產之間爲賢婦人也不亦易乎寒士之妻夜織晝鉏夫凍子饑者能守義理之分實爲難矣然而亦有辭夫不義之祿者耻夫不義之食者況旣無衣食之憂仰配至尊而畏敬者乎若稍率以義理則雖下愚婦

人亦必轉爲賢良矣爲賢良之旣易有分別之且嚴帝王之惑於女色可謂難於凡人矣惑之之難如是而又百倍加功於有別則夏安有艶妻之患哉然則歷代帝王之喪身亾國於女色者自取之也非勢然也非勢之然而以萬乘之尊自溺於一妖女終爲匹夫之不若可惜之甚也且九重婦人無由知外廷事而有所知者必由女謁也而帝王或至謀及外廷事於婦人是招女謁而欲亾國也唐玄宗日接姚宋諸賢夜與兄弟同寢而身致太平終陷一楊妃破散宗社身飮長恨而死可不鑑乎

長幼

尊爲帝王又安有用齒之禮乎然而禮九十之年則天子就問之九十者之拜天子也一跪再至云云則帝王之尊長者有加而長者之禮帝王有殺矣年惟長於帝王而猶若此況年長於帝王而德高於帝王者乎文王之於太公不必德高於我而尊爲師傅號爲尚父至於後世之人君稍有明智者則莫不有長長之義如漢高之約法先約父老文帝之於郎署年老則乃至呼父二君者雖不識王道能削平四海身致太平其於長長之義獨不粗知乎爲帝王者若自

恃尊貴長長些小之義猶且忽焉則其他不足觀也
且夫長長之義實治國之大本何則尊爲帝王而乃
尊長者至於爲師稱父則天下之人皆曰以帝王若
是況其下者乎莫不敬禮長者長者猶敬禮況父兄
乎敬禮其長者與父兄之道旣至而豈有不忠於其
君者乎然則擧國忠孝之道只在於人君之敬長而
已如是而家不齊國不治者未之有也不然而曰所
恃者帝王長者不足敬也云云則擧國之恃爵位恃
有力凡有所恃者莫不曰吾有所恃長者不足敬也
以至於父兄亦不爲敬如是而忠於君者未之有也

家敗國亡之禍不亦基於此乎且帝王之友愛兄弟之道必加隆於凡人然後可盡親親之義何則親是兄弟義乃君臣以君臣至嚴之義制兄弟至親之恩非加隆其友愛則必漸至於疎遠凡人兄弟疎遠者多出於財產相較之中以帝王之富旣無財產之相較而猶爲疎遠則擧國凡人友愛之道何以勉之哉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猶欲源源見之況不以殺爲事之兄弟乎且禮帝王兄弟宮中則行家人禮云云者旣嚴君臣之義不如是是終無兄弟也漢惠不過中主而猶坐庶兄於上座與庶弟同寢其他賢君友兄

弟之道可想矣唐明皇大衾長枕與兄弟同寢而身致太平及其漸踈也國隨以亂可不戒哉

朋友

以友輔仁故人貴取友天下帝王則孤立九重之內有時相對者惟聾啞曲拳之臣而已相觀爲善之道盖闕焉然豈有坐於爲帝王而缺絕朋友道之理乎如得一國之善士與之爲友則忠告之道有加於凡友矣且以萬乘友匹夫則擧國之人皆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友之者友其德也德之爲貴與帝王相敵云云則尚德之風動乎四方莫不興起而爲善然則

匹夫之友惟輔一身之仁勸一身之善而已帝王之友則可以輔舉國之仁勸舉國之善也爲友之益比匹夫如何哉如或挾帝王之貴以失爲友之道則有德者必昧昧影響而自遠矣非但爲友之道絕滅稍有意趣者亦不爲擊跽曲拳之臣矣終至爲九重之獨夫不亦哀乎或曰如子思之善士不世出帝王欲爲友不得其人則奈何曰不然天下士君子不必皆得子思然後爲友少有可觀之人則亦爲益友矣帝王若悉除去挾貴之心則少有可觀之人皆爲益友矣少有可觀而爲益友則有加於少有可觀者不遠

千里而自至矣帝王爲友之益可勸擧國之仁取友之易可得擧國之賢後世之帝王何所憚而孤立乎

總論

唐虞三代之人民熙熙皥皥無有疾疹夭折可謂具得補養之道也後世之人民雖或有自盡補養之道者亦不免疾疹夭折者何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浩歎已矣長抱先憂況率彼曠野居夷浮海之志悽矣藜羹不糝乘田委吏之仕屈矣雖孔聖之至樂豈不損其天和乎雖有大德不得其壽者在不遇時耳帝王則不然所謂時者乃在自爲之耳欲見三代時之

所爲則我爲三代君之所爲欲見唐虞時之所爲則我爲唐虞君之所爲唐虞三代之時可出於我矣有何傷今思古之歎乎所謂唐虞三代之時者何也循天理而巳人之生也天理而巳生而循天理有何難乎但凡人則物欲害之榮利誘之以失其天理帝王則富有一國有何物欲貴爲人君有何榮利哉惟循天理之自然父子之親而我親之君臣之義而我義之臣民之同有是心者何從邪思之生於親與義之外哉以至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同然上下四方無不齊正則熙熙皥皥其在斯矣在人民而具登壽域況

自身之帝王乎

祭崔孤竹文

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嘉運之逝已逾年矣嘉運之葬又逾年矣而使我淚漣漣而不止聲嗚嗚而不禁者豈吾向友之情有加於古人哉是乃嘉運之爲人使友逾久而難忘也吾思古人代各出才如唐詩晉書之類燕其才而思其人恨其不同時而散在於歷歷千萬載之異代也嘉運之生與我同時也同國也同都城也同一里也而其爲人也頎然其長薰然其和非學問之功而不撓志於榮辱非隱僻

之行而不動心於名利其畜才也詩傾唐士之性情書奪晋人之氣力射分虱心御逐禽左舞飄鸞鶴歌激金石援琴一彈名宰下堂橫笛三弄倭奴却步將此一藝雖散在於千百載之前代猶且思慕而不忘其爲人况具備於一身而與我並生而同住者哉故在家而請見者嘉運出遊而願從者嘉運酒熟荷葉須嘉運而共傾香炷松齋待嘉運而同宿我之視嘉運也如是而嘉運之視我亦猶是也故以我多病不出戶庭而見嘉運則或至繼朝夕連時日雖拘事故若非遠出則亦不過數日而相遇我之半生日月多

是嘉運之伴送也嗚呼嘉運遽棄我而長逝我雖有餘日月誰與爲日月耶在室而無可待出門而無可往遊無從坐無對言無聽唱無和禍福榮辱無與吊慰而同甘苦也然則生者之有知而長惻愴不如死者之無知而長寘寞也以若是之親愛舍若是之惻愴吟其詩而肅爽之氣味不可再見於後日翫其書而峭美之姿態誰能更續於今時凡百才藝想之所及莫不如是旣以慕其才思其人之心加以共金蘭隔幽明之歎年逾久而情更深者理所然也雖然嘉運則忘擧世逐大本也而余乃不能忘一嘉運而竊

竊然連灑丈夫之淚不亦過乎眉目之清明意氣之豪健曄然之言飄然之想可復見乎可復見乎嗚呼哀哉日月言忘日日難忘神不感應尚饗

贈洪仲仁書

今世之所謂學者有三焉道義也文章也科擧也學科擧之學者巧其程式求合有司之目而已學文章之學者養其意氣高揭馳騁之富而已至於道義之學者以聖人爲表的出言而爲經天緯地之文應世而爲濟時化俗之策故道義之學者文章科擧在其度內文章之學者科擧在其度內而終不可趑趄於

聖人之門墻科擧之學者並與道義文章而不得窺
覬焉其立心行事不適於患得患失之歸而已鄙人
常觀爲科擧者平生事業惟欲求合有司之目而有
司之目千萬異觀以一心之巧欲合千萬異觀之目
不其難哉是以鷄鳴孜孜不過彫篆焚膏兀兀都是
繡繪猶有終身不得一名而乾死於禿毫枯硯之間
者不亦哀哉爲文章者則畜成自家之富不求程式
而能合人人之目然而不原道德耀外之爲文章而
徒誇麗鬪靡之是事此乃抱甕摶土培灌無根之花
也爲花實難而花之必不得眞色矣至於爲道義者

旣以得堯舜同受之性加以循堯舜行已之道充養於方寸之中發育於日用之間無點欲內萠而萬物自應無一事外慕而天地相通然後出言則周誥殷盤感世則夢得卜應噫彼文章者科擧者規規於外餙之一何勞苦而畢境並與外餙者喪焉何如道義之唯修在我而至於六合之外一物之微無不爲吾之文彩而爲吾之收用也哉鄙人將此三學欲語於人者久矣而尚未敢出諸口者誠恐爲語之不信於人也今乃邂逅足下而遽將此言而爲之說者非吾訥於前而捷於今也是乃今日之足下有異於平生

相遇之人也平生相遇不出於文章科擧之人則足下之爲異無乃有異於文章科擧者乎異於文章科擧則其學也非他道義而已矣足下其然乎其不然乎旣曰異於平生所遇云云而猶未决然許以道義者何也是吾知人之明有所未至而然耶足下之與人言也非文章則科擧無一語及乎道義之間者何耶默而思之知其異知其同而不知其異與同之間可定其爲何如人也今乃翻然悟曰末路之人自以爲處身於文章科擧之外口談道義而間或言不顧行者有之足下乃發憤於此輩其言之不離於文章

科擧者乃所以內實篤行於道義也非徒和光之然也欲矯世之虛僞也吾雖不明前日知足下之異於人也旣不差則今日知足下之矯乎世也有何疑焉且足下智高才俊之士必不棄去在我便且易自然兼三學之學而勞勞於爲人目無根本之學也鄙人不敢自信知人之明而深信足下爲己之學故無疑而發言焉足下其亦果信鄙言也耶

雜說

人皆知外物之爲外物而不知身亦爲吾之外物也吾德之潤吾身則身固非外物至於禍患之來非吾

之所自由如湯文之拘夏臺羑里之身豈非廣居安宅之外物乎故君子只修體胖之身而已或不幸遣患視身爲外物雖刀鉅之㒓付之外而不干於內所主者心而已孔子曰殺身成仁仁者心也非殺身然後仁方成只是身雖殺心不毁云耳若身與心同死則仁何得獨成乎福祿亦然舜視爲天子之身豈不以爲外物乎

孟子言四端以明性善大學章句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先儒因之備言人雖下愚四端則無不善擴充則可至聖人云云然後學之下功

於四端者不可徒擴充而已如辭九百之辭讓則知其不可從井人之惻隱則知其不然卽席作之羞惡則知其不合論政法之是非則知其不當循臨四箇發處求其中節而擴充也若徒云擴充則或至惻隱□於盜賊而縱之也凡看書求聖賢言外之意不可徒守文字而已

先儒云人之七情唯怒爲甚然若只求中節則自無甚不甚之弊且越人之爲惡不甚怒者越人不干已故也雖一家之中妻子與奴婢干已有厚薄其爲惡生怒自有輕重而提撕之今人自處山野與世若越

人云而聞人爲惡必生怒色發於言說是何平日不干之人爲惡則反以親道待之耶凡非吾管攝之人則無可教之道不可徒勞我怒也或有辱我之人則自反而盡不辱之道而已其外則彼雖加鼎鑊有何怒焉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之談笑而道之今人怒人之辱已者以兄道待之也待路人以兄不亦過乎孔子曰命矣夫凡禍福自有定命决非人爲可圖然則人之所當爲者只分内直道而已雖世事紛紛吾所爲約而任其自處太平危亂富貴憂患安閑則一也且不能安於憂患者身既困頓心又從之勞悴是

重傷也文王演易羑里可見安閑紂不得厄其心也後之遭患者或至絕食嘔血而斃是人厄其身自厄其心誠可哀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無不好談命者是知有命矣旣知有命而臨事則唯欲趨利避害乃至使談命者言吉凶欲先設巧道趨吉避凶嗟呼心術之巧竟不能欺人况欺天之定命乎旣曰知有命而問談命者又欲移易吉凶則果是知命乎何首末之相反耶曷若罕言命惟義之從則心無憂患勞擾之患而安安自然處命矣

地理者云葬地善惡定子孫之吉凶然則人人祖先
旣葬子孫之吉凶今不可移易不復更擇地也若今
日子孫將葬之吉凶可使移易祖先旣葬之吉凶則
祖先葬地善惡定子孫吉凶之說已虛矣亦不復擇
地也上古無風水說只葬於不食之地後世曲擇風
水何上古之多榮享壽考後世之多困悴夭折耶且
帝王之祖先無不寒微寒微之擇葬地未必精矣子
孫乃爲帝王旣爲帝王以帝王擇葬地必盡善矣而
帝王之子孫無不滅亾以理推之以前驗觀之皆不
須擇地也以地理言之或過時不葬或遷動朽骨不

孝之罪可勝言哉
古者凡有敬事卜日而定者不敢自專而聽於神明敬之至也後世惟擇時日吉凶至於葬先人祭先人亦擇吉日以爲子孫趨利避害之資或至過時不葬踰節不祭嗚呼擇日之弊乃至陷人於不孝唐虞之際曆象授時而已後世凡有動作無不擇時日未知後世之安享與唐虞不擇時日之人如何哉
雜術之人所言自相矛盾相地者言祖先葬地定子孫吉凶論命者言誕生時日定平生吉凶擇日者言作事時日可使移易吉凶作事時日可使移易吉凶

則葬地與生時定吉凶之說虛矣生時已定吉凶則葬地擇日可使移易吉凶之說虛矣雜術之言不待他人辨說而自見其虛妄矣吉凶成毁自有定數決非人爲可圖但自行直道而已故聖人心無一事寬平快樂無入而不自得世俗之人趨利避害之心紛緫煎熬於胷中只自困悴而已竟不能移易已定之吉凶可哀也已

凡人生順死安則魂升魄降要無結聚於天地之間只後人致其誠敬則自然感應於冥冥之中而佑其吉祥孔子曰我祭則受福理固然矣其所結聚而爲

怪者人之生也有所不平磈礙之氣死不消散而爲陰邪之物不能干正直君子相應於多僻之人如巫覡淫祀之類則百邪競集爲怪爲誕罔有紀極且陰邪之鬼只能爲禍而不能爲福多僻之人旣奪其眞氣可使暴疾可使暴死旣陰旣邪何得爲陽明之福乎非徒其氣與福相反力又不及於爲福之事嗚呼世人不誠於受福之祭祀而反誠於爲禍之淫祀可笑之甚也

陰邪之鬼難容於陽明之處故人懷邪僻之心指爲依鬼之所則鬼必依焉陽明之人毀滅其所則鬼自

逆遁若爲人上之人則毁滅依鬼之所不使陰邪雜於人間可也不然而非干已事而必欲毁滅則亦非正已之道何能闢邪乎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亦可見矣

雙閑亭碑文

公諱遂良字君擧當燕山朝短喪法甚嚴自分寧死鈇鉞守内喪公肰廬墓三年 中廟朝與鄭成謹同時旌表爲人篤行不事文墨而遇興吟咏必膾炙一世中甲子生進之後不復應擧選賢良又爲已卯諸君子所薦 中廟引見歷陳唐虞三代之道授龍宫

縣監不待督郵之至解印歸家更不出世名其亭三可自解曰我無學術登司馬可無辱我無田地日再食可無饑我無仁智居山水可無俗云云金冲庵淨贈躑躅杖詩曰萬壬層崖裏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晩是心期其推重如此公之堂叔公達淸愼篤學氣味與之相合亦選賢良登第拜騎曹員外棄之還鄕同住一溪家下海口有岸斗起二八日往逍遙號雙閑亭爲世景仰而屛跡嶺外故巳卯之變禍不及焉公外從祖李成茂亦以修行著名叩氷魚躍毋疾卽差孝感上 聞旌門褒爵官至監察公弟之子億

秋病乂思鴨舉石一投兩鴨並墜嘗卽蘇怏亦爲旌異官至郡守一門四人兩選賢良三樹孝旌擧 國矣族無與爲比

送楊道一洪仲仁入普賢山序

孔子欲居九夷顔子自樂陋巷君子擇道而不擇地也明矣仲仁道一擇道入也今乃擇地入山何也二公擇道而行古道讀古書非徒心性之習於古也目之所習怳若周旋於垂衣拱手之間耳之所習怳若舞蹈於南薰賡載之際不許他聲色入我之聰明也卒然開戶而覘之曰人事之潰亂風物之淆薄異哉

與我所習者一何相懸耶古之人明其道者欲適於時用也吾輩之所習果適於今時之用乎吾何歸乎忽聞普賢山中有川流在石上不帶世間淤泥可以起浴沂之興可以發逝者之歎蒼蒼松栢不凋萬年霜雪杳杳雲霞不管千代喪亂麋鹿之羣猿鶴之類亦未知擎跽曲拳之態庶不逆我所習者盍往棲息焉雲谷老人聞其言而喜曰剡溪絕乘興之船百原斷帶月之行者以其無人也吾年已六十未嘗試與人還往之迹今者普賢山中有人則吾之足亦將有出門之行矣

祭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三月庚辰朔二十三日壬寅幼學朴仁元金知白崔大謙朴信立曹好仁朴俊民金尚文等敬奠于雲谷宋先生之靈嗚呼道具天地物我無朕正氣不泯先生是稟傳孔孟心唯仁唯義績洙泗波曰禮曰智闢吾道衰將啓斯文荊生蕙叢鷄鶴難羣罪蒙非辜公冶縲絏黨戍川洛蕭寺遠別玄黃證我白首言旋歸來東海于玆十年冠者五六童子七八杏壇千載講禮有秩未假數年天奪斯速萬里他鄉孤魂誰託有

道氣像莊敬形容永隔幽明世無所宗聊將酒果
敬奠精靈哀哉精靈來鑑余誠嗚呼尚饗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三月日楊萬古謹再
拜敬奠于雲谷靈座蛙黽天地豺虎人間對面刎
笑射影弓彎惜也子行久矣其難早擬鵬褰竟失
龍蟠橫舟驚海刷毛狂飇長短一世是非千秋目
輕班揚氣劘曹劉文泉玉流草聖銀鉤取友下榻
望道窺墻夙泛郭舟未穿管床流涕已遠太息空
長孰謂浮名自貽禍殃家亡事敗烏竄星離一嵒
天地路絶高飛鵬賦欲成駒命將危寒灰忽熖蔽

霧重披孔戮二宜梁鴻五噫悔失西隅謂蹈東海
蒼顔皓髪山中雲外厖公床下容我獨拜學所未
學聞所未聞遠謝龍門久作麋羣如我蓬質庶薰
蘭芬何悟夫子奄弁白雲風悲講樹雲斷文筵瞻
彼高山有女同阡奈何高門不吊于天千古遺哀
海月孤懸古之好學今也則亾奠阻臨棺哀涕空
滂聊薦庶羞桂丹芰黃神庶來些被髪大荒嗚呼
哀哉尚饗
維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戊申洪可榮謹
將薄奠拜奠于雲谷道人伏惟尊靈間世挺生英

材寡儔文輕韓柳學希程朱車喧席門士立雪庭
志雲水白心簪組輕大隱於城若將終焉何悟遭
時乃如斯屯才厄爲崇德莫潤身明時破家聖世
逋民西營土宇東老海濱蔚彼深谷玉不免焚離
兄別子每夜于懷處禍若福困而無哀幸我鮐生
僑居相接有酒有詩非朝必夕義貫丹青歎晚相
識如何奄忽路白雲隣泰素游魂楚些難覿孤墳
不孤有女窀穸嗚呼哀哉孰不有亾何子凄凉有
有爲才招謗生平天其或者憎撥羣器兩泣思之
悲不自已補養良方棄理則邪必有漢偃用安邦

家兩泣思之亦有我言人世嶔崎地下是安想携
石友其樂融融獨兮惸惸無人巷中有琴絶絃有
懷誰語蒭鷄綿酒其薄奠具薄之云乎靈庶幾歆
靈庶幾歆幽明無久嗚呼哀哉尚饗

維天啓六年歲次丙寅十月庚子朔二十三日壬
戌通政大夫前行泰安郡守李瑍略具小奠遣男
宣教郎尚龝敬奠于雲谷宋公之靈惟靈山河鍾
精金玉佳士學問素業文章餘事望道期造載轄
正路時命乃謬厥施未普卷而藏之東海之濱婆
娑林皐誨人諄諄當時薰德幾多鄙人丹霄忽暮

蒼鳳藏穴千里交山邈矣舊陌權窆于玆已近卅
年有子力綿今始來遷涓吉備儀奠非至誠魂輦
啓行路指息城翩翩丹旐越幾山川情事靡異靈
亦妥然顧余困蒙辱知宦厚幽明雖間信義寧負
長亭祖送慘慘今日病未親奠代薦菲薄靈應不
昧庶歆洞酌尚饗

龜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龜峯集有詩一卷雜著一卷書一卷刊行於世者其詩則光海壬戌先生門人沈竹西宗直宰鴻山時所刊而鄭守夢申象村暨我文元公先祖所叙跋者也雜著書則尤翁使宋公時烋任公埅及我從曾祖知事公分刊於茂朱山陰臨陂而未卒者也始先生見子就大所収拾辨論書尺及私稿雜錄合而成帙曰汝安用此爲往托於連山金某可也愼獨齋晩年以傳於尤翁使爲不朽之圖所以有雜著書之始刊而删定未卒因有事故而止及至戊辰冬時事將大變尤翁又以授我祖考韞齋府君曰不可使此集無傳君

其圖之祖考羅州時亟欲鋟梓屬芝村與遂庵商訂較讎芝村以爲玄繩編旣經先生所自編而載於碣文中且尤翁所刪定未及其半今可一從本草收入而仍其名以存其舊遂庵則以爲尤翁旣始刪定今當用其例而刪定之未郎歸一而祖考巳解職未果入刋以至于今則斯文長老不在無可任其事者而世遂無龜峯全集矣相聖適得嶺邑之事力汞念先志敢以爲功取其全帙而揔括之竹西所刋詩集蒐輯而成之故有拾遺而今以本草編次而無所存刪則去其拾遺之名只分爲二卷而五七古律絕用其

例而類分之雜著並収刊本所遺者三篇而爲一卷
玄纒編之栗牛二先生書其非往復者殆將半焉若
并編入則便三賢簡牘而非龜峯集尤翁之刪定者
盖以此也而仍其名存其舊之說亦不可廢也妄以
巳意折衷之其非往復之書則用尤翁例而刪之長
牘汗漫之中雖只一二語其有相往復者則皆以全
文収入以存其舊而仍其名分爲二卷禮問答以問
者類聚爲一卷家禮註說則先君子追得於崔同知
邦彦氏所難於別行而編入者今校其傳寫之誤分
爲三卷又収碑狀等文字爲附錄一卷雲谷稿一卷

者郎先生弟翰弼季膺所著也九翁始刊原集時雲谷外裔白海明稟請而許其附刋今不可違故亦附于末合爲龜峯先生集十一卷以付剞劂氏嗚呼艱哉文集之行其亦有數耶以先生道學文章之盛無所施爲於當世終身奔竄流離窮阨以歿而其垂後之緖言亦湮没數百載不得傳今乃以相聖急於了債未暇梳洗而牽率苟成之文集之行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也夫仍記其始終於卷末以見諸老先生曁先輩長老之眷眷於斯集如此云爾歲壬午暮春之日後學光山金相聖謹識